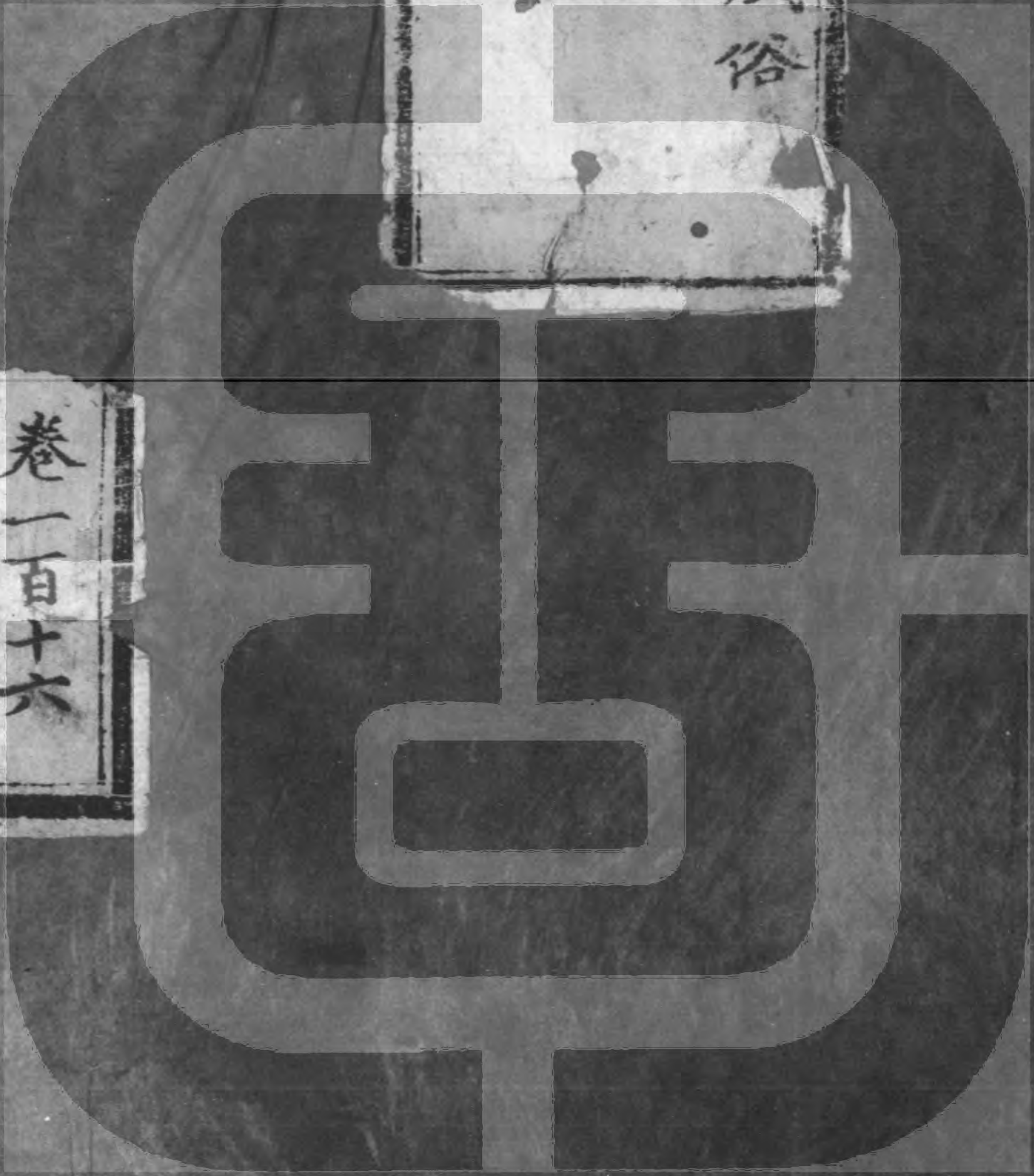


6244  
:51

歷代名臣

風俗

卷一百十六  
之一百十七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二

風俗

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。公使吏禁之曰：「女子而男子飾者，裂其衣而斷其帶；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者，晏子見，公曰：『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，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，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。』公胡不使內勿服，則外莫敢為也。』公曰：『善。』使內勿服，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。魏武帝時，和洽為丞相掾屬，毛玠、崔瑗並以忠清幹事，其選用先尚儉節。洽上言曰：『天下大器，在位與人，不可以一節儉也。儉素過中，自以處身則可，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議，吏有著新衣、乘好車者，謂之不清；長吏過營，形容不飾，衣裘弊壞者，謂之廉潔。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，藏其輿服，朝府大吏或自挈壺，以入官寺，夫立教



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。今榮一甄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。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。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。明帝泰和六年。司徒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。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。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。以其毀教亂治。賊俗傷化也。近魏諷則伏誅。建安之末。曹偉則斬戮。黃初之始。伏惟前後聖詔。深疾浮偽。欲以破散邪黨。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。皆畏其權勢。莫能糾擿。毀壞風俗。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。不復以學問為本。專更以交游為業。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。乃以趨勢游利為先。合黨連羣。互相褒嘆。以毀譽為罰戮。用黨譽為爵賞。附己者則嘆之。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。累至乃相謂。今世何憂不度耶。但求入之道。不動羅之。不博耳。又何忘其不知已矣。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。冒之出入。往來禁與。交通書疏。有所探問。凡此

諸事皆法之所不取。刑之所不赦。雖諷偉之罪。無以加也。帝於是嚴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騭等。

吳大帝時。姚信集乞旌表。生以厲婦節。上疏曰。臣聞唐虞之疎舉善而教。旌德擢異。三王所先。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。淑婦貞女表迹家閭。蓋所以闡崇化業。廣殖清風。使苟有令性。幽明俱著。苟懷懿姿。士女同榮。故王蠲建寒士之節。而齊王表其異。義姑立殊絕之操。而魯侯高其門。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。少履貞持之行。幼立匪石之節。年始十三。適同郡張白。侍廟三月。婦禮未卒。白遣罹家禍。遷死異郡。鬱生抗聲昭節。義形於色。冠蓋交橫。誓而不許。奉白姊妹。燕蟻之中。蹈履水火。志懷霜雪。義心固於金石。体信貫於神明。送終以禮。邦士慕則。臣聞昭德以行。顯行以爵。苟非名爵。則勸善不嚴。故士之有誅。魯人志其勇。杞婦見書。齊人哀其哭。乞蒙聖朝。爵酌前



則上開天聰。下垂坤厚。褒鬱生以義姑之號。以厲兩髦之節。則皇風  
穆暢。士女改視矣。

西晉武帝咸寧中。傳咸為車騎司馬。以世俗奢侈。上書曰。臣以為  
帛難生。而用之不節。無緣不匱。故先王之化天下。食肉衣帛。皆有其  
制。竊謂奢侈之費。甚於天災。古者堯有茅茨。公之百姓。競豐其屋。古  
制。臣無玉食。今之賈豎。皆厭梁肉。古者后妃。乃有殊飾。今之婢妾。被  
服綾羅。古者大夫。乃不徒行。今之賤隸。乘輕驅肥。古者人稠地狹。而  
有儲蓄。由於節也。今者土曠人稀。而惠不足。由於奢也。彼時之儉。當  
詰其奢。奢不見詰。轉相高尚。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。無敢好衣美食  
者。魏武帝歎曰。孤之法。不如毛尚書。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。風俗  
之移。在不難矣。

武帝時。風俗趨競。禮讓陵遲。諫議大夫庾峻上疏曰。臣聞禮庶之性。

人衆而賢寡。設官分職。則官寡而賢衆。為賢衆而多官。則妨化。以無  
官而棄賢。則廢道。是故聖王之御世也。因人之性。或出或處。故有朝  
廷之士。又有山林之士。朝廷之士。佐主成化。猶人之有股肱。心膂共  
為一體也。山林之士。被褐懷玉。太上棲於丘園。高節出於衆庶。其次  
輕爵服。遠耻辱。以全志。最下就列位。雖無功而能知止。彼其清劭足  
以抑貪污。退讓足以息鄙事。故在朝之士。聞其風而悅之。將受爵者  
皆恥躬之不逮。斯山林之士。避寵之臣。所以為美也。先王嘉之。節雖  
離世。而德合于主。行雖詭朝。而功同于政。故大者有五帛之命。其次  
有几杖之禮。以厚德載物。出處有地。既廊廡多賢才。而野人亦不失  
為君子。此先王之弘也。秦塞斯路。利出一官。雖有處士之名。而無爵  
列於朝者。商君謂之六竭。韓非謂之五蠹。時不知德。惟爵是聞。故閭  
閻以公乘侮其鄉人。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。漢相反之。大暢斯否。任



蕭曹以天下重。四皓於南山。以張良之勳。而班在叔孫之後。蓋公之賤。而曹相諳之以政。帝王貴德於上。俗亦反本於下。故田叔等十人。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。而未嘗干祿於時。以釋之之貴。結王生之機於朝。而其名愈重。自非主臣尚德無愛。孰能通天下之志。如此其大者乎。夫不革百王之弊。徒務救世之政。文士競智而務入。武夫恃力而爭先。官高者而意未滿。功報矣。其求不已。又國無隨才佐官之制。俗無難進易退之耻。位一高。雖無功而不見下。已負貶而後見用。故因前而升。則處士之路塞矣。又仕者黜陟無章。是以普天之下。先競而後讓。舉世之士。有進而無退。大人溺於動俗。執政撓於羣言。衡石為之失平。清濁安可復分。昔者先王患向之。所以取天下者。今之為弊。是故功成必改其物。業定必易其教。雖以爵祿使下。臣無貪陵之行。雖以甲兵定功。主無窮武之悔也。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。

今自非元功國老。三司上才。可聽七十致仕。則士無懷祿之嫌矣。其父母八十。可聽終養。則孝莫大於事親矣。吏歷試無績。依古終身不仕。則官無秕政矣。能小而不能大。可降還蒞小。則使人以罷矣。人主進人以禮。退人以禮。人臣亦量能受爵矣。其有孝如王陽。臨九折而去官。潔如貢禹。冠一免而不著。及知止如王孫。知足如疏廣。雖去列位而居東野。與人父言依於慈。與人子言依於孝。此其出言合於國。險危行彰於本朝。去勢如脫屣。路人為之隕涕。辭寵如金石。庸夫為之興行。是故先王許之。而聖人貴之。夫人之性。陵上猶水之趣下也。益而不已必決。升而不已必困。始於匹夫行義不敦。終於皇輿為之敗績。固不可不慎也。下人并心進趣。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。退讓不可。以刑罰使。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。山林往往間出。無使入者不能復出。往者不能復反。然後出處交泰。提衡而卒。時靡有爭。天下可得而



化矣。

梁武帝天監中。徐勉為侍中。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。朝暮多殯。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。禮記問喪云。三日而後斂者。以俟其生也。三日而不生。亦不生矣。自頃以來。不遵斯制。送終之禮。殯以暮日。潤屋豪家。乃或半晷。衣衾棺槨。以速為榮。親戚徒隸。各念休反。故屬續繞畢。灰釘已具。忘狐鼠之顧步。愧燕雀之徊翔。傷風滅理。莫此為大。且人子承哀之時。志懣心絕。喪事所資。悉關他手。愛憎深淺。事實難原。如覘或爽。存沒違濫。使萬有其一。怨酷已多。豈不緩其告斂之畏。申其望生之冀。請自今士庶。宜悉依古三日大斂。如有不奉。加以糾繩。以勵末俗。帝可其奏。

後魏文成帝時。中書侍郎高允。以高宗纂承平之業。而風俗仍舊。婚娶喪葬。未依古式。乃上奏曰。前朝之世。屢發明詔。禁諸婚娶不得作

樂。及葬送之日。歌謠鼓舞。殺牲燒葬。一切禁斷。雖條旨久頒。而俗不革變。將由居上者未能悔改。為下者習以成俗。教化陵遲。一至於斯。昔周文以百里之地。脩德布政。先於寘妻。及於兄弟。以至家邦。三分天下。而有其二。明為政者。先自近始。詩云。爾之教矣。民胥効矣。人君舉動。不可不慎。禮云。嫁女之家。三日不息燭。娶婦之家。三日不舉樂。今諸王納室。皆樂部給妓。以為嬉戲。而獨禁細民。不得作樂。此一異也。古之婚者。皆揀擇德義之門。妙選貞閑之女。先之以媒聘。繼之以禮物。集僚友以重其別。親御輪以崇其敬。婚姻之際。如此之難。今諸王十五。便賜妻別居。然則所配者。或少長差舛。或罪入掖庭。而作合宗子。妃嬪蕃懿。失禮之甚。無復此過。往年及今。頗有檢劾。誠是諸王過酒致責。跡其元起。亦由色象相棄。致此紛紜。今皇子娶妻。多出宮掖。命天下小民。必依禮限。此二異也。萬物之生。靡不有死。古先哲王



作為禮制。所以養生送死。折諸人情。若毀生以奉死。則聖人所禁也。然葬者藏也。死者不可再見。故深藏之。昔堯葬穀林。農不易畝。舜葬蒼梧。市不改肆。秦始皇作為地市。下固三泉。金玉寶貨。不可計數。死不旋踵。尸焚墓掘。由此推之。堯舜之儉。始皇之奢。是非可見。今國家營葬費。損巨億。一旦焚之。以為灰燼。苟靡費有益於亡者。古之人矣。獨不然。今上為之不輟。而禁下民之必止。此三異也。古者祭必立尸。序其昭穆。使亡者有憑。致饗饗之禮。今已葬之魂。人直求貌類者。事之如父母。燕好如夫妻。損敗風化。瀆亂情禮。莫此之甚。上未禁之。下不改絕。此四異也。夫饗者所以定禮儀。訓萬國。故聖王重之。至乃爵盈而不飲。餼乾而不食。樂非雅聲。則不奏。物非正色。則不列。今之大會。內外相混。酒醉喧嘩。罔有儀式。又俳優鄙蕩。滯再視聽。朝廷積習。以為美。而責風俗之清純。此五異也。今陛下當百王之末。踵晉亂之弊。而不矯然釐改。以厲頹俗。臣恐天下蒼生。永不聞見禮教矣。

隋文帝時。比部侍郎李諤。見禮教凋弊。公卿薨亡。其愛妾侍婢子孫。輒嫁賣之。遂成風俗。乃上書曰。臣聞追遠慎終。民德歸厚。三年無改。方稱為孝。如聞朝臣之內。有父祖亡沒。日月未久。子孫無賴。便分其家產。嫁賣取財。有一於茲。實損風化。妾雖微賤。親承衣履。服新三年。古今通式。豈容遺穢。緣經。強傳鉛華。泣絳靈机之前。送付他人之室。凡在見者。猶致傷心。况乎人子。能堪斯忍。復有朝廷重臣。位望通貴。平生交舊。情若弟兄。及其亡沒。香同行路。朝聞其死。夕窺其妻。方便求聘。以得為限。無廉耻之心。棄友朋之義。且居家理。治可移於官。既不正私。何能贊務。上覽而嘉之。五品以上妻妾。不得改態。始於此也。諤又以屬文之家。體尚輕薄。廼相師効。流宕忘反。於是上書曰。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。必變其視聽。防其嗜欲。塞其邪放之心。示以淳



和之路。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。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。故能家復孝  
慈。人知禮讓。正俗調風。莫大於此。其有上書獻賦。制誅鐫銘。皆以褒  
德序賢。明勳證理。苟非懲勸。義不徒然。降及後代。風教漸落。魏之三  
祖。更尚文詞。忽君人之大道。好雕蟲之小藝。下之從上。有同響。競  
聘文華。遂成風俗。江左齊梁。其弊彌甚。貴賤賢愚。唯務吟詠。逐逐  
理存異。尋虛逐微。競一韻之奇。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。不出月露之  
形。積案盈箱。唯是風雲之狀。世俗以此相高。朝廷據茲擢士。祿利之  
路既開。愛尚之情愈篤。於是閭里童昏。貴遊總丕。未窺六甲。先襲五  
言。至於義皇。舜禹之典。伊傳周孔之說。不復關心。何嘗入耳。以微  
為清。虛以緣情為勳績。指儒素為古拙。用詞賦為君子。故文筆日繁。  
其政日亂。良由棄大聖之軌。總構無用。以為用也。損本逐末。流禍  
深。通相師祖。久而愈扇。及大隋受命。聖道聿興。屏出輕浮。遏止華  
藻。

自非懷經抱質。志道依仁。不得引預措紳。參廁纓冕。開皇十四年。普詔  
天下公私文翰。並宜實錄。其年九月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。文表華豔。  
付所司治罪。自是公卿大臣。咸知正路。莫不鑽仰墳集。棄絕華綺。擇  
先王之令典。行大道於茲世。如聞外州遠縣。仍踵弊風。選史舉人。未  
遵典則。至有宗黨稱孝。鄉曲歸仁。學必典謨。交不苟合。則播落私門。  
不加收齒。其學不稽古。逐俗隨時。作輕薄之篇章。結朋黨而求譽。則  
選充吏職。舉送天朝。蓋由縣令刺史。未行風教。猶挾私情。不存公道。  
臣既忝憲司。職當糾察。若聞風即劾。恐挂網者多。請勅諸司。普加搜  
訪。有如此者。具狀送臺。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。復上奏曰。臣聞舜  
戒禹云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功。言  
僣又云。事君數。斯辱矣。朋友數。斯疏矣。此皆先哲之格言。後王之軌  
轍。然則人臣之道。陳力濟時。雖勤比大禹。功如師望。亦不得厚自矜



伐。上要君父。况復功無足紀。勤不補過。而敢自陳勲績。輕干聽覽。世之喪道。極於周代。下無廉耻。上使之然。用人唯信其口。取士不觀其行。矜誇自大。便以幹濟蒙擢。謙恭靜退。多以恬嘿見遺。是以通表陳誠。先論己之功狀。承顏敷奏。亦道臣最用心。自銜自媒。都無慙耻之色。強干橫請。唯以乾沒為能。自隋受命。此風頓改。耕夫販婦。無不革心。况乃大臣。仍遵弊俗。如聞刺史入京朝覲。乃有自陳勾檢之功。誼訴堦墀之側。言辭不遜。高自稱譽。上黷冕旒。特為難恕。凡如此輩。具狀送臺。明加罪黜。以懲風軌。上以諤前後所奏。頒示天下。四海靡然向風。深革其弊。

唐太宗貞觀初。承隋大亂。風俗薄惡。人不知教。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。父母之恩。莫大罔極。創巨之痛。終身何已。今衣冠士族。夜日不哭。謂為重喪。親賓來弔。輒不臨舉。又閭里細人。每有重喪。不即發問。先

造邑社。待營辦具。乃始發喪。至假車乘。雇棺擲以榮送葬。既葬。鄰伍會集。相與酣醉。名曰出孝。夫婦之道。主化所基。故有三日不息。燭不舉樂之感。今婚嫁之初。雜奏絲竹。以窮宴歡。官司習俗。弗為條禁。望一切懲革。申明禮憲。

六年。太宗謂房玄齡曰。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。雖累葉陵遲。猶恃其舊地。好自矜大。稱為士大夫。每嫁女他族。必廣索聘財。以多為貴。論數定約。同於市買。甚損風俗。有紊禮經。既輕重失宜。禮須改革。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等。刊正姓氏。剪其浮華。定其真偽。忠賢者廢進。悖逆者貶黜。士廉等以崔幹為第一等。太宗謂曰。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。為其世代衰微。全無官宦。猶自云士大夫。婚姻之際。則多索財物。或才識庸下。而偃仰自高。販鬻松楨。依託富貴。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。且大丈夫有能建德立功。爵位崇重。善事若父。忠孝可



稱。或道義素高。學藝宏博。此亦足為門戶。可謂天下大士矣。今崔盧之屬。唯矜遠葉衣冠。寧比當朝之貴。公卿以下。何假多輪。錢物兼與。他氣勢。尚聲背實。以得為榮。我今定氏族者。誠欲崇樹今朝冠冕。何因崔幹。猶為第一等。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。那不須論數代以前。止取今日官品人材作等級。宜一量定用為永則。遂以崔幹為第三等。及書成。頒之天下。復詔群臣曰。氏族之養實繁於冠冕。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。自有魏夫御。齊氏云亡。市朝既遷。風俗陵替。燕趙古姓。多失衣冠之緒。齊韓舊族。或乖禮義之風。名不著於州閭。身未免於貧賤。自號高門之貴。不敷匹嫡之儀。問名唯在於竊貴。結縭必歸於富室。乃有新官之輩。豈財之家。慕其祖宗。競結婚姻。多納貨賄。有如販鬻。或自貶家門。受屈辱於姻婭。或矜誇舊望。行無禮於舅姑。積習成俗。迄今未已。既紊人倫。實虧名教。朕夙夜兢惕。憂勤政道。往代蠹害。

咸以懲革。唯此弊風。未能盡變。自今以後。明加告示。使識嫁娶之序。務合典禮。稱朕意焉。又謂侍臣曰。佛道設教。本行善事。豈遣僧尼道士。妄自尊崇。坐受父母之拜。損壞風俗。悖亂禮經。宜即禁斷。仍令致拜于父母。群臣皆曰。誠如聖旨。

中宗時。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兼博士唐紹上言曰。比群臣務厚葬。以備人象。駭眩耀相矜。下逮衆庶。流宕成俗。願按令切。教裁損。凡明器。不許列衢路。惟陳墓所。婚家盛設。障車擁道。為戲樂。邀貨捐資。動萬計。甚傷化養。禮不可示天下。事雖不從。議者美歎。

南唐嗣主時。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。臣竊聞中書商量。不許旌表。吉州孝子瞿處圭等。門閭事。伏以上古之時。人民淳素。故可無為而治。三季澆薄。無常行。或可激勸而成。則旌表門閭。是其旨也。中書舍人張緯不知大體。屢與僻論。以為鄉閭之民。苟避徭役。旌表則通相。



做做。止塞則永絕其源。此苴吏無識者之所譚。非大臣佐天子與教化之良術也。且有是來孝義著聞者絕鮮。陛下之德所感。相繼有廬墓者三人。而不以為人化所滋。翻慮其迤相做做。若相率為賊。則實害於時。相做行孝。又何傷於政。懲惡本欲人懼。賞善本欲人勸。倘的相做做。則是陛下敦勸之有驗也。如不做做。又用旌表何為。今朝野之間。不義不孝者何嘗不有。風俗若此。正是陛下急於敦勸之秋。或小吏出此無稽之言。猶大臣必須懲絕。况居清切之司。當顧問之地。首創斯議。謬莫甚焉。噫。為人臣子者。上有君。下有親。何思沮人之為孝。夫王政之基。無先於學。人倫之本。莫大於孝。去年停貢舉。已沮陛下教人之為學。此時於激勸。又沮陛下教人之行孝。將順其美。一何踈哉。伏惟皇帝陛下。至德格于上玄。廣愛刑于四海。邪見詭說。必不能上惑聰明。然臣雖不才。而所務者大。所慮者遠。恐或有一可之言。是以不敢不奏。

蜀主王建時。劉纂上疏曰。下之從上。如風偃草。以仁義理法化之。則為謹愿之行。以驕奢淫佚化之。則為狂薄之俗。今一國之人。皆効醉。類臣恐邦基頽然如人之醉。而不可扶持也。

宋真宗時。陳洪進子陳文顯為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。與諸弟不睦。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。文顯等並分符竹。委以方面。門榮盛。當世罕儔。先人之墳土未乾。私室之風規大壞。弟兄列訟。骨肉為仇。官奉私。同居異爨。屢經赦宥。久積人言。文顯首起訟端。當律文尊長之坐。乞寘散秩。以警浮俗。詔曰。文顯等頗傷名教。合寘邦刑。以其父有忠勳。未忍捐棄。宜賜戒諭。詳其改過。儆無悛革。當正簡書。命御史臺告諭之。

仁宗天聖三年。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曰。臣聞國之文章。應於風化。



風化厚薄。見乎文章。是故觀唐夏之書。足以明帝王之道。觀南朝之文。足以知衰靡之化。故聖人之理天下也。文弊則救之以質。質弊則救之以文。質弊而不救。則晦而不彰。文弊而不救。則華而將落。前代之季。不能自救。以至于大亂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。故文章之薄。則為君子之憂。風俗之壞。則為來者之資。惟聖帝明王之相救。在乎己。不在乎人。易曰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亦此之謂也。伏望聖慈。與大臣議文章之道。師虞夏之風。况我聖朝千載之會。惜乎不追三代之高。而尚六朝之細。然文章之列。何代無人。蓋時之所尚。何能獨變。大君有命。孰不從風。可教諭詞臣。興復古道。更延博雅之士。布於臺閣。以救斯文之薄。而厚其風化也。天下幸甚。

九年。侍御史知雜事劉隨奏。乞戒止奔競。疏曰。臣聞風俗信厚。草木被于仁恩。世道澆漓。郡國所以愁嘆。仁恩洽則邦家益固。愁嘆甚則

王室下衰。三代已來。理亂之政。布在經史。垂誠後王。是故歷代聖君。因時立制。治于未亂。安於未危。其術何也。在乎法令必行。賞罰公當。止塞僥求之路。興行禮遜之風。如此。則忠賢得以盡誠。姦佞無由妄進。百司舉職。列郡向方。徇公滅私。天下無事。自古稱垂拱而治者。用此道也。伏以皇帝御曆。三后繼明。建不拔之洪基。張率仁之景化。兩宮臨御。萬國歡康。禮重大臣。延納端士。欽恤庶獄。儉約豐財。小大必親。上下無壅。此皆上古帝王之能事也。近年文武之列。內外無官。則有志務僥求。公行請託。對見疏虞。或洒涕以期恩。勞致鐵微。或自矜而無愧。或苟且進用。或規避遠官。或干犯有司。違之則動生謗議。或唐突執政。違之則頗扇是非。即有寄任藩宣。位望崇重。或表章不遵。或奏請無厭。况於無事之時。尚懷悖慢。若當要用之際。寧盡公忠。至于按察之司。宴安顧望。以容姦為大体。以舉職為近名。以巧詐為俊



賢以恬退為愚拙。以至貪殘之吏黷于貨財。老疾之徒罔知止足。務進者都忘於廉恥。營私者不顧於典刑。雖教導以彌勤。而奔競之猶甚。若無約束。寢壞紀綱。慮傷忠厚之風。殊非國家之利。伏望特頒明詔。褊示臣僚。俾知戒懼之心。共贊熙隆之運。苟無悛改。當遠責陳。實彼簡書。用肅有侔。

嘉祐七年。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。臣以鴛塞之質。再為諫官。荷陛下寵祿之優。責任之重。夙夜震恐。不遑寧處。思極竭愚忠。以報塞萬一。願瑣瑣細務。皆不足以煩瀆聖聽。竊以國家之治亂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。繫於習。赤子之啼。無有五方。其聲一也。及其長。則言語不通。飲食不同。有至死莫能相為者。是無他焉。所習異也。至於古今亦然。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。則駭於州里矣。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。則謬於有司矣。衣冠烏有是非哉。習與不習而已矣。夫民朝夕見

之。其心安焉。以約天下之事。正應如此。一旦驅之使去。此而就彼。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。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。漢復井田而民亦愁怨。趙武靈王變華俗。效胡服。而群下不悅。後魏孝文帝變胡服。效華俗。而群下亦不悅。由此觀之。世俗之情。安於所習。駭所未見。固其常也。是故上行下效。謂之風。薰蒸漸漬。謂之化。淪胥委靡。謂之流。眾心安定。謂之俗。及夫風化已失。流俗已成。則雖有辯智。弗能諭也。疆毅不能制也。重賞不能勸也。嚴刑不能止也。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。積百年之功。莫之能變也。周易履之象曰。君子以辨上下。定民志。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。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。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。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。臂之使指。莫不率從。詩曰。勉我王。綱紀四方。此禮之本也。昔三代之王。皆習民以禮。故子孫襲百年享天之祿。及其衰也。雖以晉楚齊秦之彊。不敢暴蔑王室。豈其



力不足哉。知天下之不已與也。於是乎翼戴王命。以威懷諸侯。而諸侯莫敢不從。所以然者。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。未絕於民故也。其後日以衰薄。下陵上替。晉平公之世。魯子服回如晉。還謂季孫意如曰。晉之公室將遂卑矣。六卿彊而奢傲。將因是以習。習實為常。能無卑乎。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。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。降及漢氏。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。然猶尊君卑臣。敦尚名節。以行義取士。以儒術化民。是以王莽之亂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。赤眉雖群盜。猶立宗室。以從民望。王郎矯託名氏。而燕趙響應。董卓之亂。袁紹以誅卓為名。而州郡雲合。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。而天下莫能與之敵。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。然沒身不敢為者。畏天下之人疾之也。自魏晉以降。人主始貴通才。而賤守節。人臣始尚浮華。而薄儒術。以先王之禮為糟粕。而不行。以純固之士為鄙樸。而不用。於是風俗日壞。入於偷

薄。叛君不以為耻。犯上不以為非。惟利是從。不顧名節。至于有唐之衰。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。朝廷不能討。因而撫之。拔於行伍。授以統鉞。其始也。取偷安一時而已。及其久也。則眾庶習於聞見。以為事理當然。不為非禮。不為無義。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。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。平居則酒肉金帛。甘言屈體。以相媚悅。得間則鉅鋒利刃。狠心詭計。以相屠膾。成者為賢。敗者為愚。不復論尊卑之序。是非之理。陵夷至于五代。天下蕩然。莫知禮義為何物矣。是以世祚不永。遠者十餘年。近者四五年。敗亡相屬。生民塗炭。及大宋受命。太祖太宗。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。於是神武聰明。躬勤萬幾。征伐刑賞。斷於聖志。然後人主之勢重。而群臣懾服矣。於是翦削藩鎮。齊以法度。擇文吏為之佐。以奪其殺生之柄。擊其金穀之富。選其麾下精銳之士。聚諸京師。以備宿衛。制其腹心。落其爪牙。使不得陸梁。然後天



下諸侯之分明。而恃亂之原塞矣。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。鎮員之權歸於縣。又分天下為十餘路。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。復漢部刺史之職。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。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。州之令必行於縣。縣之令必行於吏民。然後上下之氣正。而紀綱立矣。於是申明軍法。使自押官以上。各有階級。以相臨統。小有違犯。罪皆殊死。然後行伍之政肅。而士用命矣。此皆禮之大節也。故唐四征不庭。莫不率服。汎掃九州。以陟禹之迹。至于真宗。重之以明德。繼二聖之志。夙夜孜孜。宣布善化。銷鑠惡俗。以至于今。治平百年。頑民殄絕。衆心咸安。此乃曠世難成之業。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。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。文王之小心。而小夫之政多。謙讓不決。委之臣下。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。則可矣。萬一有姦邪在焉。豈不危甚矣哉。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。擇人而授之職業。叢脞之

務。不身親之也。至於爵祿廢置。殺生予奪。不由己出。不可也。洪範曰。惟辟作威。惟辟作福。臣之有作威作福。害于而家。凶于而國。威福之柄。一失於人。而習以為常。則不可復收矣。此明主之所慎也。又頃以西鄙用兵。權置經略安撫使。總一路之兵。得以便宜從事。及西事已平。因而不廢。其河東一路。總二十二州軍。曩時節度使之權。不能及矣。唐始置沿邊八節度。亦如是而已。以其權任太重。故後世有跋扈之臣。洛誥曰。毋若火始燄燄。厥攸灼。叙弗其絕。言慎其微也。又將相大臣與諸州者。多以貴倨自恃。轉運使欲振舉職業。往往故違矣。而不肯從。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。及在外為知州。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。烏得以一身之貴。庇一州之事。轉運使不得問哉。漢刺史以六百石。吏督察二千石。豈以名位之貴賤。又自景祐以來。國家怠於久安。樂因循而務省事。執事之臣。頗行姑



息之政。於是胥史謹諱而斥逐御史中丞。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。衛士凶逆而獄不窮。姦澤加於舊。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。疑於用法。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。停之卒復收養之。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。令推恩者多矣。凡此數者。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。夫朝廷者。四方之表儀也。朝廷之政如是。則四方必有其者矣。於是元帥畏偏裨。偏裨畏將校。將校畏士卒。姦邪怯懦之臣。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。保庇羸老使之繁冗。屈撓正法使之縱恣。詆訾衆卑使之憤惋。甘言諂笑靡所不至。於是士卒翕然譽之。而歸怨於上矣。彼既為之。則此效之。下既言之。則上從之。前既行之。則後謀之。苟彼為而此不效。下言而上不從。前行而後不謀。則怨怒聚於其身。而禍亂生矣。長此不已。日滋月益。民之耳目習而安之。此有以異於之季世乎。後魏孝明帝時。征西將軍張彞子仲禹上封事欲抑

損武人。不預清品。羽林虎賁千餘人。焚鼻。殺鼻父子。官為收捕。凶強者八人斬之。其餘大赦以安之。懷朔鎮人高歡時。奉使至洛陽。見之。歸而散家財以結客。曰。朝政如此。事可知矣。於是始有飛揚之志。由是觀之。紀綱不立。則姦雄生心矣。夫祖宗苦身焦思。以變康唐之俗。而陛下高拱熟視。以成後魏之風。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。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。宣神明之德。凡群臣奏事。皆察其邪正。辨其臧否。熟問深思。求合於道。然後賞罰黜陟。斷而行之。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。詩曰。君子如怒。亂庶遄沮。君子如祉。亂庶遄已。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。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。則置之。無事則當廢之。儻未能廢。則軍事迫急。不暇奏知者。使專之可也。其餘民事。皆委之州縣。斷於法。或法重情輕。情重法輕。可殺可徙。可宥可赦。至聽本州申奏。決之朝廷。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。轉運使規畫。聽令行下。



諸州。而諸州遠戾不從者。朝廷當辨其曲直。若事理實可施行。而州將恃貴勢。故違之者。當罪州將。勿罪轉運使。將校士卒之於州縣。及所統之官。或公卿大臣。有悖慢無禮者。明著階級之法。使斷者不疑。將帥之官。有廢法違道。以取悅於下。歸怨於上者。當隨其輕重。誅竄廢黜。公正無私。御衆嚴整者。當量其才能。擢用褒賞。如是。則上之人難動。而下用命矣。上之人難動。而下用命。此所以尊朝廷也。上下已明。綱紀已定。然後修儒術。隆教化。進敦篤。退浮華。使禮義興行。風俗純美。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。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。

仁宗時。帝嘗御天章閣。召公卿。出手詔問當世急務。知永興軍葉清臣上奏曰。陛下欲息奔競。此繫中書。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。則風俗得尊。人知止足。宰相用儉倭之士。則貪榮冒進。激成渾波。向有職在管庫。趨走時相之門。人則取街談巷言。以資耳目。出則竊廟謨朝

論以警流輩。一旦皆擢。職司以酬所任。比日。人士競踵此風。出入權要之家。特有三尸五鬼之號。乃列館職。或置省曹。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。今則不然。盡為宰相肘腋。宰相所惡。則摭以微報。公行擊搏。宰相所善。則從而唱和。為之先容。中書政令不平。賞罰不當。則籍口結舌。未嘗敢言。人主纖微過差。或宮闈小事。即極言過當。用為訐直。供職未逾歲時。遷擢已常加等。宋禧為御史。勸陛下宮中畜犬。設棘以為守衛。削弱朝體。取笑四夷。不加訶譴。擢為諫官。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。所至苦虐。誅剝百姓。徒配無辜。特以宰相故舊。不次發擢。遂有河北之行。如此。是長奔競也。

張方平上僭俗論曰。臣聞古先聖人。其制民之法。詳矣。始則經土立井。分鄰畫伍。為此閭族黨之法。保受救調之義。辨之以四業。任之以九貢。以同風俗。以齊豐寡。將以敲之。趨本。勸之。無游。故使不畜者。蔡



無牲。不耕者祭無盛。不蠶者不帛。不樹者不棹。不績者喪無練。猶慮  
敲而勵之未從也。又為罰焉。故使宅不毛。有里布。田不耕。出屋粟。民  
無藏事。出夫家之征。惰游棄本者。編冠素紕。垂綬以耻之。已事其事  
者。又懼其侈而慢也。故使雖富不異服。無故不食珍。納幣無過五兩。  
合親不踰一肉。老少異糧。長幼殊役。則是衣服飲食表裏嫁娶之事。  
莫不為之法制矣。而後家有氣。黨有序。比為之長閭為之胥。  
教訓敦勉。繩非糾怠。是以民之生業均平。而國之禮義興起矣。自秦  
民毀井田。立阡陌。賞勸貨殖。寵縱兼并。至有專地跨乎丘甸。籠利呂  
乎山澤。強弱相伏。富貧相役。四維盡棄。淫刑以逞。王道蕩壞。遂不可  
復。其流虐遺弊。蓋至今焉。于後天下或合或離。承運立統。凡十七姓。  
平國治世。惟漢與唐。以文景之盛。德文明之英。才朝廷之政。既修天  
下之俗。已張。民知自重。刑辟希焉。曰。謂既富庶而教之之時也。不能

圖建遠猷。為之制節。故其豐大及身而已。天寶之敗。仍親取焉。今我  
治朝。一統寰域。日出月入。咸被聲教。自推及孝。不知驚擾。導之以禮  
樂。漸之以德義。作法於治。今實其時。然天下務播寡而游冗煩。末俗  
逸而誠農困。通貨貿遷者。倖騎從後。坐廛射利者。大第相倚。食享列  
鼎。服備四時。曲堂便房。妓妾夾侍。四方新異。出羨畢到。與夫躬執耒  
耜。寒耕暑耘。水旱憂於前。租庸逼於後。奴妻不售。溝壑為家。其勞佚  
如何哉。臣聞周官以度教節。則民知足。夫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。死亡  
貧苦。人之大惡。故欲惡者。人情之大端。而制節者。理人之大柄。民知  
分限。規繩之不可踰。則貪奪僭侈之心息。仁義廉讓之意興。是故王  
道之端。必自制節始也。其在易履卦之象。則曰。履以辨上下。定民志。  
故知上下誠辨。則民志斯定。民志誠定。則暴亂侵爭之患。何由作乎。  
向者頒下明詔。誠天下服用之尤僭者。而靡流之俗。知勸矣。夫齊一



變至于魯。魯一變至於道。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。臣聞孝弟本於朝廷。禮義始乎京師。在詩晉國之篇。以為其民憂深思遠。猶有陶唐氏之遺風。故繫之唐風。且陶唐氏之不為政久矣。其德教在民。雖百世而不易。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厚者乎。今京師者。宮室所在。王教所先。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。以表正萬邦。使八紘取則。遠人知慕。是當以道德為富。而不以繁華為風。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邙國。魚龍撞索。過乎漢都。雕飾淫巧之器。奇袤織靡之服。陳鬻于市。流於四方。詐偽姦欺。聚為淵藪。虧損皇道。變亂民心。臣愚以為宜益條節。務從樸素。事為之制。物為之法。掩蓋末路。推首游入。其無并豪。猶僭上制。下為蠹猶多。且深摶約。使循律度。勿令侵急。小人以奉無厭之欲。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。得一息之寬矣。

太平又上奏曰。臣聞下輕其上。賊人圖柄。則國家搖動。俗用不靜。春

秋之義。以貴治賤。不以卑陵尊。左氏傳曰。下陵則上替。陵替之所不可長也。竊惟近歲以來。時風寔敝。是非起於憎愛。毀譽移於朋黨。而尊者畏訕誣之見。及故待下之逾謹。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。故奉上之禮益渥。更相結息。遂成此俗。法制因茲不振。堂陛由是益削。且軍國圖議。三事之職。將相進退。人主之柄。即措置有乖於理體。謨猷不允於人望。朝廷固有邇臣列位。諫官御史。得言者衆。必有獻納。豈容小人妄蒞干議。近如王預。仕人卑品。婁徹。草澤狂生。投匭上封。恣斥朝政。唐貞觀中。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。太宗曰。此人妄有毀謗。欲離間我君臣。流師合於嶺外。師合官為監察。所言未為切害。太宗流之。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。臣忝列諫官。以言事為職。豈欲杜塞群論。蔽虧聰明。顧此等纖邪。無益於政。優容之不足以廣言路。崇長之足以損善俗。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奏。觀



其義理。若顯為欺罔。侮黷國經。即未能深示刑章。乞且設異遐徼。庶使行險之人。知所懲沮。

神宗時。監察御史襄行彭汝礪上奏曰。臣聞天下之事。其出無窮。而相禪於無所終始之者。疑若甚勞。而古之人君。乃至於無為者。能得其本而已。以四方為遠。故所正者惟京師。以一國為大。故所正者惟其家。以萬民為衆。故所正者惟百官。又以國家百官之富。不可勝治也。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。所守者約。而所施者博。此古之要道也。陛下有仁孝之行。恭儉之德。至誠惻怛之心。至於此。非難也。而臣自京師觀之。淫麗之文勝。淳厚之朴衰。謾誕之風長。正信之俗微。非所以觀遠方也。自宮邸觀之。公侯放於驕溢。而不禁。婦妾習於侈靡。而不嚴。非所以示國人也。自官府觀之。相尚以取譽。相引以趨勢。相傾以利。為上者殘其下。為屬者恃其長。而非所以法萬民也。陛下欲為

漢唐。則固軼於漢唐矣。欲至三代。而於此未正焉。臣以為未也。蓋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。而其俗既成之後。雖抱衾之賤。妾知自克。以羞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。雖衰世之公子。篤於信。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。雖江漢之匹夫。皆知無思犯禮。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。雖牛羊之賤。吏知有所不忍。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。以古準今。何其寥寥哉。其弊亦必有在矣。陛下試反而思之。其躬行之未篤歟。其昔者奢侈之弊。因循而未革歟。亦教之未至。而制之不嚴歟。所未於士者。止以語言。而不以德歟。所取於臣。急於利歟。不然。何風俗之難回也。陛下有聖人之才。有崇高富貴之勢。頻呻俛仰。再撫四海之外。惟無為而已。為之無不可至也。臣觀四方之學。其言語態度。短長巧拙。必問京師如何。不同則以為鄙焉。凡京師之物。其衣服器用。淺深闊狹。必問宮中如何。不同則以為野焉。以此知以質厚示之。則無不從而



質厚也。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。及陛下以經術造之。而莫不欲為經術。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。及陛下以法令進之。而無不言法令。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。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。夫天生蒸民。有物有則。所謂質厚也。德禮也。皆其所固有者也。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。蓋無難焉。在陛下加之意而已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此無足疑也。小臣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。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。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。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塵之迹。雖臣亦自知其踈闊也。考之於古。竊以為幾焉。惟陛下念之。哲宗初即位。左司諫蘇轍上奏曰。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。統踐祚。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。親攬庶政。二聖協德。以幸天下。曾未暮歲。而敬事稍去。寬政復行。元元之民。免於流離之患。蒙受之福。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。不勝幸甚。伏惟陛下恭勤祇畏。致於天

性。猶復選於羣臣。增廣諫員。求直言以自助。天下之士聞風相慶。臣實何人。得於今日備位於此。然臣聞帝王之治。必先正風俗。風俗既正。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。風俗一敗。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。中人自勉於善。則人主耳目衆多。易與為治。中人自棄於惡。則臣下朋黨蕃殖。易以為非。蓋邪正盛衰之源。未有不始於此者也。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。獎用正人。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。孫奭成綸田錫王禹偁之徒。既以諫諍顯名。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。其後差期。廢事。丁謂乘間將竊國命。而風俗已成。朝多正士。謂雖懷姦惡。而無與同惡。謀未及茲。旋即流放。仁宗皇帝仁厚淵嘿。不自可。否。是非之論。一付臺諫。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。以言事相高。此風既行。士耻以鉗口失職。當時執政大臣。豈皆盡賢。然畏忌人言。不敢妄作。一有不善。言者即至。隨輒屏去。故雖人主寬厚。而朝廷之間。無大過失。及



先帝嗣位。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。下至小民皆知其非。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。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。是時惟有呂誥范鎮等明言其失。二人既已得罪。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。皆紛然一逐去。由是風俗大敗。無一人復正言者。天祐皇室。啓迪聖德。臨政未幾。而以言路為急。天下竦然。思見祖宗遺俗。然臣自至闕廷。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。不出。既不施行。又無黜責。臣不勝憂疑。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。不過二事。言當則行。不當則黜。其所上封事。除事干幾家。人主所當獨聞。須至留中。其餘並須降出行遣。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。使無廢職業。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。使無負公議。若當而不行。不當而不黜。則上下苟且。廉恥道廢。風俗衰陋。國將從之。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。始於臺諫。修其官則聽其言。言有不當。隨事行遣。大者可黜。小者可罷。使風俗一定。忠言日至。陛下垂拱於上。羣臣肅雍於下。則太平之

治可立而待也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天下幸甚。

元祐元年。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。臣伏以先王脩心治性之道。載於六藝。學士大夫有窮年沒世不能究其彷彿。至於治家。屬官。脩身。事上。不盡其誠。不合於義者多矣。况所謂道德性命之奧乎。比來京師士大夫。顧不自信其學。乃求問於浮屠之門。其為愚惑甚矣。臣訪聞慧林法雲。士大夫有朝夕游息於其間。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。參禪入室。與其徒雜擾。昏暮而出。恬然不以為怪。此於朝廷風化。不為無損。伏望聖慈。特降指揮。應婦人不得以參請為名。轉入禪院。如違。止坐夫子。仍令開封府於諸禪院門曉示。庶幾士大夫之家稍循禮法。不辱風化。

八年。侍講學士范祖禹上旌孝劄子曰。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錄。伏見元豐六年。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。累年始克葬。因慮



墓側。日三時號慕。肘行膝步。自負土起墳。初有雙白雀徘徊松上。明年有一狸馴墳側。觀漸上土。又明年夏。每當午培墳。日色夾處。驟有陰雲蔽覆。即遇霖雨。方負土時。亦暫霽止。又有異鳥。一目如丹。至漸哭。常悲鳴向漸。夜有二狐狸。呼繞如巡警之狀。久之。有鳥群集。內一白鳥。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。後又有五色雀萬餘。隨漸行哭。十日而去。漸已年七十。每號慟涕。淚如雨。日唯食脫粟飯。不盥手濯足。所衣苴麻。至爛碎。鬚髮亦皆斷亂。見者為之惻楚。所居鄰人勾氏之子。自娶妻。即棄其親不養。觀漸至行。因夫婦感慟。即日迎其親還舍。朝夕侍奉。不少懈。漸精誠格物。諸祥屢至。變其里俗。乞旌賞之。詔賜粟帛。臣今因修正史。再牒資州。會問支漸事迹。恐有未盡。及要見本人存亡。據資州。今年七月回申。資陽縣追到支漸。取問。漸見年八十。與妻阿王同歲。夫妻各無疾恙。漸自培墳三年歸家。後於元祐五年。丙白

髮退落。再生黑髮。及四齒已落。復生。今身體輕健。二時飲食如舊。臣竊謂支漸以匹夫行孝。能感天佑助。報以壽考康寧之福。在於朝廷。理宜獎勵。伏况先帝已賜粟帛。付之史官。今漸八十告存。伏望聖慈。特授漸一長吏助教。或更優與名目。旌其至行。可以激勵風俗。有補孝治之化。

哲宗時。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俗埋葬劄子曰。臣見河東土風淳固。盜賊稀少。人民耕田力作。衣食至薄。而罕敢為非。比之他方。獄司刑罰。十無二三。然其俗勤於養生。怠於送死。非士大夫之家。中民以下。親戚喪土。即焚其尸。納之缸中。寄放僧寺。與墓戶之家。類不舉葬。蓋雖上戶。亦有不葬而焚之者。乃刺史縣令。不為條教。而勸勉有所不至之過也。中間本路。臣僚嘗摺畫奏請。官置園地。令寺院僧人守視收葬。有主無主骨殖。仍得朝旨。每歲或間歲。度僧一人。至今不廢。甚



大惠也。但寺院既附城郭。即所收葬骨殖。恐止及城郭之內。與近鄉人戶。如僻小州軍。窮鄉遠道之民。未舉葬者。勢或不能相及。又官園地有限。葬且無餘。無肯於官園地雜葬者多。是小民之家中戶已上。既安風俗。不自舉葬。又耻與小民雜葬官園之中。往往依舊焚毀不葬。風俗未變也。臣願明勅本路守令。隨其土俗。制為葬埋之法。務使省儉。但不焚毀。而棺斂藏諸地下。即可稍事華飾。非晉俗所當法也。中民已上。如此以善意勸勉。勿純驅以刑罰。使人人自葬其親戚。下戶無主骨殖。即任從官園掩瘞。其間家力可以舉葬。養生勤。送死忘。安於故俗。不從朝廷詔令。與州縣條教。尚敢焚毀。或年歲深遠。不葬者。裁之以法。使於愧耻之外。知有科禁。則河東不葬之俗。庶幾可革。存亡幽顯。各得其所。自然和氣可召。風俗尤美。乞朝廷加意。

臣聞先王以厚俗為本。俗不厚則本不固。此天下所由

亂也。方三王盛時。政俗俱朴。上下之接。如膠漆。親戚之間。如室家。而伐木行葺之詩。志厚為辭。歷幾千年。而波澤之流。無有窮已。秦起於孤絕。斧肉六國。遺毒九有。攻守同道。一切以殘忍濟。而政弊俗惡。出子分贅。遂成氣習。父子母婦。不能保其綱繆。殺伐不義。起於唇歛之間。胡越生於同堂。合席之上。賈誼有借父鑿鋤。慮有德色。毋取箕箒。立而誅語之說。自秦漢以來。大抵風俗厚者。易守而享歷長。風俗薄者。難守而享歷短。夫禮義忠信。所以維持大物者。蓋可斷廢哉。細民罔罔。惟利是嗜。巢分穴析。不翅禽蟻。而運大物者。反緩風俗。汲汲以富國強兵為根株。使異政殊俗如此。則相招以趨死地而已。國雖富。何恃而守。兵雖強。何守而不亡也哉。陛下以天性事兩宮。以人倫友仲季。孝友之化。可謂蟠極無愧。舜矣。然百年之風俗。未厚如三王。而平居無憂。輒倣秦人之殘薄。睽乖者。殆是也。傳習安固。自以為康蔭。



而一鄉小國。考慈之家無幾焉。矯極過秦。則至身別肌膚以自鳴孝。夫以盛德之流。謂宜淪其肺腑。而為秦轉漢。尚以滋太息者。法過而恩衰。事勝而情惡。故也。今法母改適。於夫為義絕。而其子非有犯。則各相義絕。於夫以懲寡妻不節之愆。有犯同母。以懲惡子不情之罪。固善矣。然至使父死。母弱。其子誘使之改從。母不出畿。而兄弟逐。以不母遇焉。析生異炊。以和養其妻子。他日其母丐於其門。餌以芻豢之餘食者。鮮矣。一陷於誘餌。而流離孤弱。不遇日暮。而母子相失。可以愁絕。此與秦俗何異焉。天下不知幾幾。而江淮之間。尤為橫惡。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。尚誅以不子。况誘而弄之哉。所謂同居接繼。至能養成前夫之子者。於法得資給之。此已足救孱薄之俗也。而獨於改適。貧不能生。棄其夫而歸者。子母追復合。雖已析生異炊。皆還之。俱貧不能自存者。非如此。則惡子奪其私。而弱母得其所矣。蓋人情不步室而去。則雖貧孰肯棄其夫。凡棄其夫而歸者。必非其本心。而惡子之穿者矣。父子既無親。繼之相疑。而母子乃有復合之相愛。豈不善乎。陛下孝友至矣。而臣言及此。乃陛下嚮然回車。勝母之間者也。

徽宗初即位。監察御史游酢上論士風之壞。疏曰。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。士大夫至於無耻。則見利而已。不復知有義。如入市而攫金。不復見有人也。始則眾笑之。少則人惑之。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。莫之以為非也。士風之壞。一至於此。則雖刀之未將盡爭之。雖殺人而謀其身。可為也。迷國以成其私。可為也。草竊姦宄。奪攘矯虔。何所不至。而人君尚何所賴乎。古人有言。禮義廉耻。謂之四維。四維不張。國非其有也。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。而相高以名節。則莫若朝廷之上。唱清議於天下。士有頑頓無耻。不容於清議者。將不



得齒於縉紳。親戚以為羞。鄉黨以為辱。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。寧  
飢餓不能出門戶。而不敢喪節。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。而不敢敗名。  
廉耻之俗成。而忠義之風起矣。人主何求而不得哉。惟陛下留意。  
徽宗時。禮部侍郎張叔夜上論士風不振。劄子曰。臣竊以天下官吏  
非不衆。廩祿非不厚。所宜奉承命令。究心政術。砥礪名節。以副陛下  
惠養元元。脩明法度之意。而乃務於苟簡。趨辦目前。以恤民隱者為  
迂儒。以親庶務者為俗吏。見利苟進而人。不以為非。忘公自營而心  
不為媿。懷祿養交。慢令曠職。士氣不振。節義不立。衆志相扇。懼成  
亂。然未可以此期天下之士。亦幸陛下留神衆聽。或下詔丁寧  
以訓飭之。或因事獎進。以激勸之。則士風可革。  
宋宗靖康元年。監察御史余應求上論風俗由大臣倡導。疏曰。臣聞  
公道至正之道。不行於時久矣。人懷私意。士失常心。廉耻道喪。名節

不立。諂諛相夸。詐誕成風。以全身保位為賢。以竭忠盡節為愚。以奔  
競進取為能。以恬退自守為拙。以刻剝辦事為有才。以重厚長者為  
無用。廢直道而徇私情。背公家而任己恩。財賄交通於權門。侈靡溢  
溢於私室。憎廉潔為矯詐。惡正直為介僻。敢言者謂之狂妄。正論者  
謂之迂闊。奮不顧身者眾。必沮之。賢有才者。則妬忌之。背君忘國。不  
啻路人。卑賤之態。甚於狗彘。禮教陵夷。風俗大壞。日益滋甚。莫可禁  
止。原其所以致此者。實用事大臣非其人。無以倡導之故也。夫大臣  
者。首僚之表。萬民之視效也。大臣欺君而罔上。故小臣誕謾以求合。  
大臣持祿以固寵。故小臣僥倖以求進。大臣貪冒而不法。故小臣並  
緣而為姦。大臣聲色以自娛。故小臣奢縱以相高。夫公卿士大夫。所  
為若爾。欲望士行之正直。風俗之純厚。豈不難哉。作而興之。理若有  
待。陛下以甚盛之德。照臨百官。進用忠良。退斥浮偽。開公正之路。杜



邪枉之門。抑僥倖之求。受謙直之言。節儉以化天下。憂勤以帥羣辟。破朋黨以消小人。用忠厚以進君子。勿昵於嬖幸。勿徇於私謁。勿間於讒譖。大公至正之道。復見於今日矣。昔者文王節儉正直。在位化之。羔羊之詩是也。今縉紳之徒。下至民庶。莫不化陛下節儉之德矣。至於在位皆正直。臣猶以為未也。蓋朝廷之上。名器未謹。號令未孚。好惡未明。賞罰未當。因緣僥倖者未盡斥。姦賊狼籍者未盡誅。冒恩濫賞者未盡裁抑。諂諛頗僻者尚或陰肆其謀。躁進苟合者尚或得請其私。背公死黨之習未除。附下罔上之風猶在。此而不革。何以爲治。願下明詔申嚴訓飭。一有不悛。重寘于理。庶幾士風丕變。民俗歸厚。以副陛下惟新之政。

欽宗時。李綱論用人材以激士風。劄子曰。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。莫大於人材。所以陶成天下者。莫先於士風。人材貴於衆多。故齊濟多士。文王以之寧。士風貴於醇厚。故古者長民。從容有常。則民德以之歸厚。二者天下之大本。不可不察也。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。重爵祿以官使之。天下之吉雲蒸而霧集。人材可謂衆多矣。至於士風。猶有可議者。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。紐於虛枉而務虛偽。此士風所以未厚也。欲士無浮華之習。莫若舉惇朴以鎮之。急於進取而事奔競。此士風所以未厚也。欲士無奔競之操。莫若崇靜退以率之。夫衷實惇樸靜退之士。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。用心剛者不能也。內有所養而見善明。用心剛者。以類而進。則立朝必有可觀者。雖利害翰詔一三大臣。進用人材。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。莫衷實而察虛偽。舉惇樸而黜浮華。崇靜退而抑奔競。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。歸於忠厚之域矣。此宗社無窮之計也。



許翰上言曰。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。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。祖宗以來。大臣有體。入則躬廟堂。出則奠藩鎮。進退之度。昭然可觀。比年。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。既解政機。猶復碩望。踴躍闕庭。以幸復用。故蔡京。王黼。盤距都城。如古栢根。不可動移。數十年間。風俗大壞。禮義廢。恥之節亡。而寵祿姑息之欲勝。此既往不可追已。然而正之。要在乎今日。伏自陛下即位以來。則白時中。李邦彥。王孝迪。蔡懋相。繼罷政。皆領內祠。不去朝看。此蹈京黼之轍迹。違祖宗之法。今臣竊度。邦彥方受恩旨。必將擅辭。伏願陛下因此罷之。則時中等亦將自請。上不失國家寵遇之恩。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。明示大正。以定國經。天下幸甚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六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

風俗

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。監登。鼓院范同上言曰。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。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。死則燔藝而棄捐之。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。甚者焚而置之水。識者見之動心。國朝著令。貧無葬地者。許以係官之地安葬。河東狹人衆。雖至親之喪。悉皆焚棄。韓琦鎮并州。以官錢市田數頃。給安葬。至今為美談。然則承流宣化。使民不畔於禮法。正守臣之職。方今火葬之慘。日益熾甚。事關風化。理宜禁止。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。使貧民得以收葬。少裨風化之美。帝從之。

孝宗乾道五年。敷文閣待制。一應辰上論士大夫博尚節義。劄子曰。臣比者進見。伏蒙聖諭如何。士大夫敦尚節義。臣雖率爾以對。粹



遽之間。未能究極本末。又蒙生喻。令臣陳其說者。竊以風俗之邪正。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。所謂邪正者。雖曲折萬狀。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。君子所知者義也。故為人臣則盡心勸力而無所避。直言正論而無所隱。凡義之所當為。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。小人所知者利也。利在君上。則惟君上之從。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。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。及其見利則逝。尤便則奪。又何有於君上哉。故傳曰。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。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。夫邪正之分。其明白如此。而昔之人。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。蓋從順則取悅。違異則致疑。介特則無助。阿黨則多與。靡靜則易退。巧佞則難遠。故以同異為愛憎。以愛憎為是非。而取舍皆失其真矣。恭惟陛下。明智聰察。洞見幽隱。凡中外羣臣。其材分高下。皆無逃於聖鑒矣。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。臣竊謂當今之失。在於取人不觀其行。用人不覈其實。今但曰是能

辦事也。是能趨時也。則其他不必問也。夫天下之事。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。猶懼不濟。况付之於無行之人乎。欺罔以售其說。刻剝以營其私。蓋將無所不至矣。而其益人之國者。果何在哉。此不觀其行之弊也。今有言曰。某利可興。某功可就。往往進之以爵祿。予之以事權。徐而考之。則名實相反。績用不効。非特不治其罪。而爵祿事權。猶且如故。而或有加焉。此不覈其實之弊也。夫不觀其行。則頑頑者無所愧耻。不覈其實。則誕謾無所忌憚。是歐天下之人。使去義而就利也。其積浸久。其流浸遠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伏望陛下。為久安長治之計。思清源端本之道。於邪正義利之辨。特留聖意。獎任忠厚。正直之士。貴其和而不必其同。取其大節。而不求其備。若其浮虛傾躁。前後反覆者。則懲沮而差擇之。以一明示好惡所在。行之以必。持之以久。則公論伸。正道明。人皆化而為善。所得者皆實才。所行者皆實事矣。何



惠士風之不美。節義之不立也。

淳熙四年。吏部侍郎周必大言曰。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。所以陶成風俗者。禮義廉恥也。所以維持紀綱者。法令賞罰也。二者相須。一不可。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。及至後世。講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。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。是徒採其名耳。未究其實也。六經所載。不敢詳引。姑以管仲言之。仲固霸者之佐。知富國強兵而已。然著書八十六篇。首以禮義廉恥為國四維。彼豈迂而不切者哉。蓋上有賞。則思苟就。上有罰。則思苟免。一有法令。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。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。而賈誼所為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也。仰惟陛下宵旰圖治。日勤一日。凡可以陶成風俗。維持紀綱。無所不用其至。然而筭計見効。尚未能仰副聖意者。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邪。蓋張四維固且汲汲也。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。尊卑貴賤不相踰節。是之謂禮。如此。則在上之位安矣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。觀遠臣以其所守。進退取舍。直道而行。是之謂義。如此。則民心無巧詐矣。純潔有所守。則臨事必端諒。過失無所蔽。則事上必忠實。是之謂廉。如此。則其行自全矣。平正其心。詭隨不容售也。委蛇其行。枉道不容伸也。是之謂恥。如此。則邪事不生矣。凡此四者。其是非可得而考。其次序可得而見。非若繁風捕影之無形。畫餅說河之無實。由是而之焉。二帝三王之治。且不難致。於富國強兵乎。何有。願朝廷力行。何如爾。

孝宗時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。上疏曰。臣等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。大為一方之害者。其弊有三。一者違逆天倫。夫絕人命。傷朝廷仁壽之化。奸天地陰陽之和。二者建節之間。男多女少。姦淫劫略之事。無日無之。遂致殺傷倍多。觸犯刑辟。



三者建邵等州既不舉子。貴家富室難得奴婢。却以高價買於他州。緣此姦詐之徒誘略泉福等州無知男女前去貨賣。遂致父子生離。夫婦中絕。雖遵用勅律。徒流編配。而利之所在。終不能禁。凡此三者。朝廷法令非不嚴備。又累降指揮。許支義倉錢米接濟。貧乏不能舉子之家。德意非不隆厚。祇緣本路多是山田。義倉等米歲入不多。州縣不能均給。無以取信百姓。風俗無由丕變。臣等竊見前安撫史浩。任內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積租課。添助贍養。當時雖未準回降指揮。數內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歲收米三百六十九石。逐年係安撫司收管。未曾給散。臣等今措置先於建陽一縣。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土著官員士人驗實給散。行之數月。已成倫序。復用建陽縣例。於建寧府崇安建安甌寧南劍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。間。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。係專委常平司管幹。緣諸縣有安

撫司官莊米。所以不免兩司同共措置。候將來事定日。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。許兩司公共點檢。庶幾縣道不致作弊。然而舉子數目頗多。官莊米數有限。臣等照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。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。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。自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。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斗。米一斛。又因守臣之請。除其所納隨身丁錢。臣比為郡閩中。詢之父老。數年之間。小民利於官給錢米。不敢溺子。全活甚衆。然猶恐積日累月。州縣怠於驗實。又謂常平所破錢米已多。吝於支與。為不可繼者。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。獨所謂戶絕田產州縣不常有。而止許出賣。福建八州內四州溺子為甚。民貧土薄。所絕田產。至為微細。間有寺觀絕業。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。亦可助上件支遣也。欲望聖慈更賜睿旨。應福建民戶寺觀絕產。自今並不許出賣。專一拘檢。合常平司置



籍歲收其租。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。其不足處。月支常平錢米。提舉官逐歲稽考。按治州縣。須依元降指揮。常切驗實。當官散給。務要實惠及民。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勅。節文。臣僚劄子奏。福建路有貧乏之家。生子者。許所屬自陳。委自長官驗實。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。每生一子。若給米一石。錢一貫。亦不為多。如或可操。其餘路州軍有似此。亦乞依此施行。三省同奉聖旨。依奏。并準淳熙三年二月四日勅。臣僚劄子奏。乞行下諸路。將出賣未盡田山等。並與住賣。依舊召人承佃。輸納官租。奉聖旨。權住賣。令見佃人依舊且行承佃。其已承買約歲未盡與展限一季。本部今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。符常平司。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。今來常平司見嘉數。寃實。報括上件田產。欲乞聖慈。特降睿旨。許令於民戶寺觀絕產田。並與住賣。召人承佃。將所收租利。與安撫司所置官莊。及常平

義倉錢米。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。庶幾實惠及民。風俗一變。以廣朝廷好生之德。不勝幸甚。

樞密院檢詳文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。臣竊謂天下之事。固有似可緩而所繫實要切者。風俗奢侈。蓄有節制是也。易繫曰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以衣裳而治天下。有似可緩者。而定上下之分明。三綱之常。自此始。豈不要切哉。伏自軍興以來。士大夫服紫衫。以便戎事。不為過也。而四方阜吏士庶服之。不復有上下之別。且一衫之費。貧者亦難辦。甲服而乙不服。人情所駭。故雖欲從儉。不可得也。不惟紫衫其他衣服。華侈綺縟。綵金異色。奇巧日益。以甚。所以民多貧困。不知節約故也。仰惟陛下躬行節儉於上。而士庶侈僭於下。理宜有以節制之。易象曰。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不為非。要切之事也。伏望聖慈。付禮官酌古今之宜。定衣服之制。非命官軍兵朝省人。不得



服紫衫。華侈之物。一切禁之。變奢儉之風。還儉厚之俗。明上下之分。息貪困之由。天下幸甚。

椿為吏部侍郎。又上奏曰。臣伏觀在法。祖父母父母存及身亡。服未闋。別籍異財者。合坐之罪。非輕。又收養異姓。出繼立嫡。皆有舊條。從來人畏法禁。守之以常。風俗淳厚。伏自國家南渡以來。時有建議立法者。或父母在日。許令標撥產業。既分便不同變。或致互相無并。有父母見在。一貧一富者。有棄父母而別居者。又有母受一子之分者。以致身後詞訴紛紛皆是。或有產業而無子孫。許令身後立繼。多在意在圖其產業。本無繼絕之義。親疎爭立。或黃夜葬埋。強行舉樹。或計囑親鄰。掩有資財。論訴尤多。連年不決。或收養異姓。既違法令。遣棄任情。悉因財產。以至兄弟姪姪。殊無恩義。遞互番論。俱遭罪責。不知悔改。如此等類。本合入戶絕官司。豈利此而立法。正謂息爭端耳。

今來士大夫亦多有此詞訴。愚民視效。循習為常。近年官員合得身後恩澤。自長承受。以絕妄得之心。且人之有子與無。豈人能為。天理命分而已。苟子以承父之遺恩。或子亡不得受恩。則孫當承祖之遺恩。諸孫同視為祖。豈宜不從長而從房。必有隔慕爭論之弊。如此則。是朝廷恩澤適足以為薄風之端。薄風習熟。士夫亦不復知其非矣。皆因輕議改法。以從私欲。遂致風俗薄惡。不復有中原承平渾厚之風。風俗天下之元氣。胡可不正。臣愚願聖慈詳酌。下有司檢討前後改法之因。應別籍異財。及無子孫。身後立繼。及養異姓子孫。及身後恩澤。悉循舊法。以絕爭端。以正風俗。天下幸甚。

椿又上奏曰。臣竊謂人身之羸弱在氣血。天下之盛衰在風俗。氣血充實。雖有無妄之疾。可以勿藥而愈。風俗醇正。雖有非意之事。可以不勞而治。蓋氣血者身之本也。風俗者天下之本也。故司馬光曰。風



俗天下之大事。教化國家之急務。不可不正也。邇來有敗風俗。傷教化之語。始出於吏輩之口。傳之於士大夫之間。遂為口實而施之於政事者。曰從窄。不曰從是。而曰從窄。豈理也哉。從窄之風既行。則凡有立功該賞者。則必問難而沮之。有犯疑失之罪者。則必觀望而入之。臣伏觀賞令。諸功賞未酬。叙而逢格改者。格輕聽依立功時。格重聽從重賞。又斷獄律。失入者減三等。失出者減五等。仰見國家立法。深合古訓。賞疑惟重。罪疑惟輕之義也。則從窄之政。豈不乖國家仁厚之教耶。臣近承都堂宣示。陛下與大臣論。不立朋黨。問答。仰見聖學高明。深得忠恕一貫之道。臣不勝欽歎欣躍之至。則從窄之風。決非聖意之所許也。故敢敷奏。伏願陛下有以救其弊。然則僥倖不可不禁。欺罔不可不戢。名分不可不嚴。貪污不可不治。一歸於是。而後可。敬望睿慈。特作聖意。詔百司。凡施於有政者。悉從是。不得蹈習從

窄之語。庶賞罰惟允。一變厚風而單薄俗。天下幸甚。

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。臣聞民俗之厚薄。關於天下之治亂。堯舜之民。比屋皆可封也。所以為治朝。桀紂之民。比屋皆可誅也。所以為亂世。自昔聖帝明王。所以移風易俗。以壽天下之脉。知夫不可以法防而禁止。於是一以教化為先。暨秦漢以來。風俗益弊。而時君世主。不務崇高教化。方區區於法禁之間。法愈繁而姦愈生。禁愈密而詐愈出。是以董仲舒王吉之徒。始推原所自。而以教化不修為言。竊觀文帝之世。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。鎮之以淵默。示之以淳朴。用能海內富庶。興於禮義。斷獄數百。幾致刑措。教化之效。詎不然歟。臣仰惟陛下勤儉之德。仁孝之資。尚忠厚以迪民彝。崇樸素以先天下。是以四海之民。觀感而化。悉趨於善。然而比年以來。民俗日薄。閭閻之內。田野之間。習習翼翼。頹庸之態。扇乖爭陵犯之風。以疾視為常情。



以讎殺為美事。及其極弊。至於滅人情。絕天理。不可忍言。漢魏相所  
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。以為非小變者。此之謂也。而士大夫循  
習為常。恬不為怪。蓋病在腹心。發見于外。已非美證。而頌以為緩。豈  
不戾歟。雖然。近民之官。無如郡守。上之所使。以承流宣化。風俗不善  
宜責於此。臣伏望睿慈。發德音。下明詔。俾四方長吏。頗以教化為務。  
射鄉食饗之禮。可舉者舉之。孝友睦婣之俗。可旌者旌之。要不專於  
法禁。而務以移風易俗。使民回心。而鄉道。茲至治之本也。且昔之為  
郡。其民有為不善。則閉閣自責。今使陛下之長吏。人人各以風俗為  
任。則陛下之民。其有不歸於善者乎。惟聖意留神幸甚。

員興宗上風俗議曰。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。寬然無所不愛。彼無所  
不愛。則宜其無所不教也。天下之人。油然而生。林然而羣。方聖人之  
未作。教化之未敷。性成淳而傾情。或暴而放。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  
安於禮也。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。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。質直通明  
而安於義也。聖人憂焉。有道於此。驅天下之人。潛納於其中。銷其冥  
頑之姿。而制其暴戾之氣。使之雍容溫厚。由於禮樂。而歸於信義。雖  
千百年而俗不變。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。三代之風。例皆如此。彼亦  
何以至此也。則教之使然也。臣觀其時。朝廷鄉黨閭門之間。雍雍穆  
穆。其訓則五常六學。其分則士農工賈。其衣則黼黻文章。其食則藟  
豆簋簠。其治則井田肉刑。其進取則學校庠序。其飲宴則鄉射齒德  
之分。其野祭大蜡。則有歌鼓之節。朝會相御之禮。一揖之為安。而三  
揖之為尚。再拜之為簡。而百拜之為尚。是其上下紆徐不迫之態。形  
於日用之間。而舉不以為難者。自後世觀之。三代之君民教意。煩勞  
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。不知禹湯之君。忠碩元元。其導之深。習之熟。  
禮樂信義。便民而無蹈浮薄者。其權固在於此也。嗚呼。此三代之所



以治。周孔之所以言。而當時所以為俗。歟。及秦之興。暴而不親。刻而不舒。非笑先王之六藝。破壞聖人之藩牆。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迫急慘酷之法。不復有三代中和容與之態。悲夫。秦世輕為天下而壞民俗者。乃至於此。武漢室之興。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。遠欲振之以安謐。示之以不競。其後搢紳喑喑和附。氣益不振。故始變為阿諛之俗。東京之士懲前世之禍。起於柔懦而不振也。中世以降。奇言過行多矯激。以振之。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。矯亢而不已。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。其後則愈激而愈變。俗愈流訛。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。惟我國家列聖相嗣。斯民坐解凋死。陶染惠厚。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。聖言日出。足以聳動天下。此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。陛下臨御以來。每於民風猶所加意。此採羣臣之言。戒奔競。

去苟且。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。德有三代。迄並祖宗。信其無憾也。然臣竊窺遠邇之間。習俗久染。猶有未盡革者。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。且如巨藩劇邑。光民大姦。豪斷鄉曲。挾持官吏。州縣恐懾。吏拜首而奉之。橫欺小民。畏其頑罵。此一俗也。姦人誦法。如誦詩書。以教唆為養生。以鼓鬪為樂事。良民怯畏。蓋亦坐是。此又一俗也。士人以干擾郡縣為資身。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。漸廢廉耻。不知紀極。不知聖哲在上。豈容如此。此又一俗也。糜金之工。肩摩不息。暗銷之匠。踵接不已。奇異之貨。夸尚相仍。權量出入。大小盡變。巧詐敢爾。是官吏不戒約之過。此又一俗也。凡此四俗。州縣尚未盡革。而川峽為尤甚也。陛下高拱九重。民俗王風。久在聖度。凡臣所未議者。聖明已先行之。惟此毫末。決自聖志。即賜禁戒。此猶趨坂走圓也。其又何難之有。



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李浩入對。論俗不美者八。其言曰。陛下所求者規諫。而臣下專務迎合。所貴者執守。而臣下專務順從。所惜者名器。而僥倖之路未塞。所重者廉耻。而趨附之門尚開。儒術可行。而有險詖之徒。下情當盡。而有壅蔽之患。期以氣節而偷情者。得以苟容。責以實效。而誕慢者得以自售。上問誕慢謂誰。浩具以實對。翌日謂宰相曰。李浩直諫。遂除權吏部侍郎。

直煥章閣王師愈論士大夫習俗上疏曰。臣聞相與以維持天下國家者。搢紳之士也。搢紳之士。其用心也公。凡舉事焉。謀於上者必盡。公以採於下。聽於下者必盡。公以助其上。可否之相濟。利害之灼見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故事無不舉。而功必隨之矣。一或異是。乃欲事舉而功成。豈不憂憂乎其難哉。臣嘗觀先正蘇軾在嘉祐間嘗有言曰。今之世所可患者。士大夫信服於朝廷者不篤。皆好議論。以務非其

上。使人眩於是非。而無所從。從之。則事舉。無可為者。不從。則其所行者。常多故而易敗。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。人各持其私。意以賊之。議論勝於下。而幸其無功者眾也。其言又曰。今世之舉事者。雖甚小。而欲成之者。常不過數人。欲壞之者。常不可勝數。嗟乎。嘉祐之際。可謂盛矣。士大夫習俗已如此矣。臣竊謂軾之言。不特中當時之病。亦今日之政劑也。私意一萌。唯務己之說勝。而謀於上者。又未必皆可行。而必有成。故其弊終至於此耳。嗟乎。此豈國家之福哉。臣愚欲望陛下申飭文武小大之臣。各去其私意。毋苟且以為同。毋矯激以立異。凡舉事焉。上必盡公以謀於下。下必盡公以助其上。從善而力行。殆見其事舉而功成矣。罔俾嘉祐之風俗為軾所議者。復熾於今日。不其美歟。

光宗紹熙二年。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。臣聞天下未嘗無事也。



然其所恃以為安者。蓋有忠蓋徇國之臣。扶持正教於其間。苟人亦壞而習俗偷。則所恃以為安者。既失之矣。將何以防其微漸而支其變故邪。惟我本朝。作成封殖。治極隆平。繇景德迄于治平。豈為無事。然皆有其人以當之。故天下無變容動色之虞。自王安石惡異好同。初為一道德同風俗之說。於是人才始壞。而直諫消亡。逮至崇觀間。蔡京用事。又倡為豐亨豫大之說。於是人才愈壞。而俗益驕靡。當是時也。孰不自謂天下廓然無事。然靖康之變。曾不旋踵。三綱喪於陸地。如吳玠莫傳首。與虜通。傳道意旨。助成僭竊。王時雍徐秉哲追捕宗室戚里。係纍送虜。迫逐出郊。凡若此比。難以悉數。臣每念及此。常切痛心。推原禍本。是皆徇於熙寧以來邪說之所致也。恭惟陛下紹承高宗壽皇之休緒。虛心無我。察納雅言。有合乎君人之大德。是宜四方萬里。惟動丕應。不應復有熙寧餘論。以壞人心。然驗之風聲氣習。則猶未能無疑。拱默成風。頹靡成俗。精緻銷爽。氣節益衰。有所覆護。則立一說以自寬。有所遷就。則求一說以自解。間有務為修潔自好者。則相與指為詭異。其欲發憤懣陳忠諫者。則相與指為矯激。不事而少有差忒。則又從而媒孽之。必使之甘為庸人而後已。人材習俗既至於此。稍有事變。憂在國家。陛下亦嘗深察其所以然之故乎。蓋比年以來。適列近臣。立為皇極之言。申以安靜和平之說。始觀其名。外則甚美。徐究其實。中迥不然。不惟偷合取容者。得以假是而務雷同。懷苟且以為全軀保妻子之計。而斯說之熾。特使朝廷之上。無復有面折廷爭之風矣。仗義守正。志存忠愛者。議論既不能雷同。則必罪之以不協于極。舉動既不能苟且。則必罪之以不務和平。苟被之以是名而不可辭。則加之以是罪而不可避。風俗頹壞。極務自營。儻復浸淫。國將何恃。是斯說者。迺誣害一世君之陷害而為實禍。蔽



塞之根本也。伏望陛下慨然深念。力救此風。獎拔忠直。以作新斯人。拒闢邪說。以恢洪正論。幾為明詔。風示多方。使忠盡徇國者。有以自喜。而不為習俗之所詆誣。而中材常士。有以自奮。而不為習俗之所移奪。夫如是。習俗之論。可破。而不諱之路。可開。人材作興。治道自舉。而我之所恃。以為安者。將益堅固。而不可拔矣。

光宗時。軍器少監劉光祖上奏曰。比年以來。士大夫不慕廉靖。而慕奔競。不尊名節。而尊爵位。不樂公正。而樂軟美。不敬君子。而敬庸人。既安習以成風。謂苟得為至計。良由前輩老成零落。殆盡。後生晚進。議論無所據依。學術無所宗主。正論益衰。士風不競。幸詔大臣妙求人物。必朝野所共屬。賢愚所同敬者。一二十人。參錯立朝。國勢自壯。臣雖終歲無所奏結。固亦未至曠官。今日之患。在於不封殖人才。臺諫但有摧殘。廟堂初無畏養。臣處當言之地。豈以排擊為能哉。

寧宗嘉定十七年。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。疏曰。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。三三大臣也。三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。內外百執事也。君臣一心。上下同德。表裏無貳。顛末不渝。然後平居有所裨益。緩急可以倚仗。如人各有心。身自為謀。則可否不得以相濟。小大不能以相維。而天下之患。有不可終窮者矣。易之同人曰。同人于野。亨。其彖曰。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。蓋人之心。公則一致。私則萬殊。無以通之。則萬殊不一之私心。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。此其事伏於冥冥。而人莫之覺。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。莫不議其尚同也。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。進馬而柔良。退馬而剛方。面馬而雖唯。背馬而威威。嗟嗟。成馬而挾其所嘗言。以誇於人。不成馬而託於所嘗辨。以議其上。省曹之勘當。掾屬之書擬。有司之按事。長吏之舉賢。恩馬則歛而歸已。怨馬則委之曰。此安能以自由。天象之妖祥。時政之得失。



除授之當否。疆場之緩急。言焉則矜以為功。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。嗚呼。龍斷而望。可左可右。踣閭而語。可出可入。蓋奢利之耻之人。貪前慮後者之為耳。士大夫而若此。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渴休戚者哉。蹤跡詭秘。朋友有不及知。情態橫生。父子有不相悉。使此習也。而日長月益。見利則逝。見便則奪。陛下亦何賴於此也。况自比歲封章奏疏。對策上書。大率應故事。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教之實。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。忌敵以敗事也。其號為謹直。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。而後微致規切之意。如論治道。則曰大綱已舉。而節目小有未備。論疆事。則曰處置當宜。而奉行稍若未至。前後相師如此類者。未易悉舉。然猶日鍛月煉。盡刪夜改。而後上達。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。而孟子謂其不敬。莫大乎是。今之為此說者。是敬朝廷乎。慢朝廷乎。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。八律而一諫者矣。固有約至上前而背

其議。出言不可而入。言可者矣。人有始是什三。中是什五。後是什八。始言十事。俄去五六。又去七八者矣。所以裴回顧望。則亦有說。臨之以投竄死徙也。震之以斧鉞刀鋸也。然猶有駢頸刑戮。竄名雷霆而不顧者。今未有漢唐之甚。而知莫敢言。言莫敢盡。非誠不敢也。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。謂吾相不能受。寧裸順而裏藏。面從而腹誹。人見其同也。而臣見其未嘗同也。人謂其有禮且敬也。臣謂其至無禮也。至大不敬也。雖然。士習至此。亦有由然者矣。老師宿儒。零替殆盡。後生晚輩。不見典刑。既無所則傲。重以正人端士。散漫不合。故妄揣時尚。習諛踵陋。而久之不之覺。臣為此懼。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。察人心邪正之實。推世變倚伏之幾。拓開規摹。收拾人物。苟挺特自守者。雖無順適之可喜。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。必假借而納用之。雷同相隨者。雖無觸忤之可增。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。必疎遠而芟



夷之。若是則意嚮所形。人心胥奮。平居有規警之益。緩急無乏才之憂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。臣不勝區區。

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上言曰。今日士氣亦久靡矣。宜体立國之意以振起之。夫有扶持作興之意。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。無貪名嗜利之習。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。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。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。惟陛下為之振起。機括一運。天下轉移。而風俗易矣。

理宗寶慶元年。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。臣聞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焉。三綱五常是也。夫自高卑莫倖。而大分已明。帝降之衷。而善性均有。然維持而主張之。繫君師是賴。故聖人者作。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。君臣之綱正於上。而天下皆知有敬。父子之綱正於上。而天下皆知有親。夫婦之綱正於上。而天下皆知有別。三綱正而昆弟朋友

之倫亦莫不正。使凡生人之類。各有寧宇。不相聞暴賊殺者。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。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。夫所謂五常者。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。父子之恩。即所謂仁。君臣之敬。即所謂義。夫婦之別。即所謂禮。智者知此而已。信者守此而已。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廢。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。嗚呼。是理也。其扶持宇宙之棟樑。莫安生民之柱石。歟。人而無此。則冠裳而禽犢矣。國而無此。則中夏而裔夷矣。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。小雅盡廢。則四夷交侵。而中國微。夫小雅之詩。財二十餘篇。而綱常之義略備。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。類此而已。而至於盡廢焉。是自為夷也。四夷交侵之禍。安得不以其類至乎。又嘗攷觀古昔。有當衰微削弱之世。而綱常未至泯絕。猶足以僅存者。亦有治安疆盛之世。綱常隳弛。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者。周自東遷。日以卑矣。然桓文出力以獎王室。則猶有君臣也。諸侯會盟



以定世子。則猶有長幼也。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。晉氏之興。奄有吳蜀。再傳而至惠帝。可謂極盛矣。而陽德不剛。陰慝內熾。護巧交煽。國本遽搖。諸王跋扈。主威遂奪。三綱盡廢。而劉石之變興。唐至明皇。亦太平極治之日。而官闈怙寵。黷亂天常。姦諛肆欺。藩竊國命。兇邪造釁。戕伐本支。三綱盡廢。而羯胡之難作。即晉唐之事。以驗序詩者之言。千載相望。若合符契。有天下者。柰何其不監哉。惟我祖宗。繼天立極。其於事親教子之法。正家睦族之道。尊主御臣之方。大抵根本仁義。故先朝名臣。或以為家法最善。或以為大綱甚正。或以為三代而下。皆未之有。猗歟休哉。聖子神孫。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。恭惟陛下天啓睿明。肇膺大寶。此正端本澄源之時。臣來自遠方。竊聞朝野之論。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。有憂憫元元之仁。苟推是心。何往非善。獨不幸處天倫之變。有未盡其道者。雖華之變。方篤而布

粟之譏。遽興。流聞四方。所損非淺。夫一政之行。一令之出。苟乖於理。害且隨之。綱常大端。是謂人極。人極不立。國將柰何。且民無常情。惟上所導。大學曰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又曰。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家遜。一國興遜。蓋情雖無常。而性則本善。倡之則應。作之則興。故慈孝隆於上。則下有忠順之風。愛敬虧於上。則下有陵犯之俗。影響相從。至為可畏。伏惟陛下。深懲往悔。而思所以補過者焉。夫天子之孝。與臣庶不同。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。則繼志述事。所當先。蓼麻之數。哭踊之節。其次也。欲報慈闈之至恩。則先意承志者。不可後。滫瀡之奉。跪拜之恭。其末也。兢兢朝夕。惟實德是克。惟大政是習。使朝廷以治。而宗社以安。則子道脩矣。誦二南正始之詩。而思異時之擇配者。不可不謹。玩大易正家之義。而思平居之反身者。不可不嚴。近而九族。必有以廣親睦之仁。內而六宮。必有以示肅雍之化。則



家道正矣。委任臣工者。人君之大體。躬親聽斷者。人君之大權。二義並行。初不相悖。必使政令出於公朝。而絕多門之私。威柄歸於王室。而無倒持之失。則君道立矣。子道修者。仁之本。家道正者。禮之源。而君道之立。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。陛下儻能明此三者。而行之。一本於誠。則不求感人。而人自孚。不求正俗。而俗自化。姦雄不得為辭。以動衆。夷狄不得伺隙。以生心。治安長久之計。無越諸此。臣以近疎。誤蒙召擢。實在春官。實掌邦禮。深惟治亂安危之本。豈在玉帛鐘鼓之間。故於進對之初。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。狂愚無取。惟聖明擇焉。淳祐間。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曰。臣聞之詩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言邦邑承襲之舊。而當作新乎。民以迎天命之常新也。今錢塘駐蹕之久。驕奢淫逸。長此安窮。人欲熾而天理泯矣。滌舊染之風聲。回新美之氣習。此其機括在陛下而已。然自曩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。

而後舉天下成誨淫之風。至今觀光上國之士。自一命以至班改。粉白黛綠。群載後車。其勢已不容不貪黷。臣觀都人生女。自襁褓而教歌舞。計日而鬻之。不復有人父母之心。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賈之身。每每自戕於治容為售者之賤。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遜聲色。覲其毓粹。清明也。奚其信。昔墨翟不入朝歌之邑。今堂堂禮樂之區。此風積習。轉轉日甚。連薨罕良家矣。是可不為風俗慮乎。唐太宗出宮女三千人。蓋其英武有大志如此。孰謂陛下春秋鼎盛而不能為太宗之勇乎。繼今其端本於宮掖之邃。率先以禮制心。而後士大夫能以禮自防。民德可以歸厚矣。自曩時有來苞苴以啓貪殘者。而後舉天下成誨盜之風。今苞苴之路雖窒。士大夫猶忍施劫奪之政。其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而貴金銀之器用。匹夫之家亦越分而求之。莫畿甸為尤甚。比年金銀踴直。上應乎天象之占。楮幣積輕。反以為



郡縣折變之利。士大夫方征求竊取。不念胞體之本同。向也綠林罷  
聽之擾。生靈肝腦塗地。以至上關玉食之憂。而士大夫至自賈禍者  
懷璧其罪也。齊高帝曰。吾治天下。當使黃金與土同價。陛下動心於  
此。不以入廢言。而以流化自近始。繼今惟儉朴實用之宗。置金銀於  
無用之地。屏貪殘以挽生意。消物慾以還天真。是亦陛下訓廉謹刑  
之一助矣。今流風交煽。侈習競趨。渡江以前。窮奢極娛之禍。厥鑿猶  
不遠也。京畿根本。實係觀瞻。風俗樞機。端自聖化。為今之計。莫若抑  
文尚質。務實去華。明禮教而為之範。因人情而為之防。欲使都人知  
有人父母之心。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媿。臣願陛下以  
身帥臣下。臣下以身率天下。舊邦新命。此其日也。臣迫於憂愛而言  
之。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。  
元杰為侍左郎。又上奏曰。臣既懇懇納忠。為陛下大臣解士論之疑。

數陳於黼座之前矣。然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。君臣上下交相維持。  
所以為國遠慮。扶世常經者。要當隨事揀失。不當以患失為事。蓋揀  
失與患失異。揀失者。綱常必飭。名義必正。經紀必陳立。制度必昭明。  
謂正心脩身為齊家治國之本。故自上而下。自早而暮。惟以聞義不  
徙。不善不改為憂。他。又何所慮焉。彼患失者。一切反是。以私恩為必  
報。而每急於徇人。以競進為良圖。而不顧於喪己。得位者以同流合  
汙為至行。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為長策。謂觸忤為妨進。則事有可論  
不暇及也。謂喑啞為圓機。則心知其非。何敢議也。滔滔流俗。幾年于  
茲。悠悠風靡。賢者不免。若是者。豈非患失之習。有以痼之邪。夫惟心  
有患失之蔽。見利害而不見是非。名位光顯。第第苟容。而不知名義  
植立。凜凜難挫。且今日在朝布列。致身通顯者。皆天資之美者也。勇  
往直前。聖賢事業。夫孰不可勉者。日用動息。事無非學。交游切磨。學



無非事人。苦不自覺耳。粵昔警省之助。莫大於官師之相規。有志功業之賢臣。亦必曰勤攻吾闕。求如不及可也。不然。本心之失。懵不知。抹。碩。惴。惴。然。患。外。物。之。失。孔。子。曰。苟。患。失。之。無。所。不。至。矣。呼。可。畏。哉。雖然。士大夫當化風俗。不當議風俗。當論事理。之是非。不當恤身事之利害。泛然言人之失。則甚易。奮然抹己之失。則甚難。臣早夜憂薰。動息猛省。堅苦刻厲。粗謹初心。惟恐庸愚易至。間斷一不自覺。駸駸小人之歸。尚何以議人哉。臣之初來。惟欲一面清光。於去天稍久之餘。亟求還山。勉卒舊業者。臣之心也。恩除太過。隱然於心。時亦不免動於患失之私矣。因念學無止法。過必改之。反求本心。痛切警懼。日月之不再。而人之所以為人者。渺茫也。臣既請罷職事。伏惟陛下曲成臣志。放臣還山。臣犬馬之齒。未竟。事陛下之日。儘長。感時憂深。詎當引去。惟陛下矜赦。

元杰又上言曰。臣又聞人才難得。自昔之通患。人心不正。今日之隱憂。莫深焉。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。自他人對知己而言。則重在於知己。自知己對君父而言。則君尊如天。無二上也。他何敢知。臣嘗怪夫舉主之薦人。則終身有門生之稱。士夫于求汲引。其未薦之始。已諛之以恩門矣。以公舉而為私謝。以朝廷之公法。而便乎者。者之私欲。士風既壞。習俗已成。雖有識之士。勉強而從俗焉。臣前日講次讀國朝通略。而陛下與臣嘉嘆藝祖皇帝之遠慮。始詔進士不得呼知舉官為師門。恩門。并自稱曰門生。此正人心之要術也。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。而鮮知有君父。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矣。臣於此欲乞陛下明詔大臣。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。戒今日之士大夫。請自來歲元日為始。凡下而舉主之薦進。上而大臣之擬除。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。知有君恩。不許仍襲恩門。恩家。恩座。恩公之稱。併於門。



生二字亦合禁止。內則念臺諫給舍覺察之外。則使監司郡守稽劾之。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定。具於世道非小補云。

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。臣聞羞惡人之良心。庶幾國之大禁。比年以來羞惡不立。庶耻盡已。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。不自知其失口失色。以至此極也。易曰。此之匪人。不亦傷乎。程頤以為三不中正。而所比皆不中正。其失皆可。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。古之人寧道之不行。而不輕其去就。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。而進必以正。彌子瑕謂孔子主我。衛卿可得也。孔子答以有命。孟子出而於滕。嬖人王驩朝暮見。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。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。為孔孟之學者。安可踰越廉耻。跌踴羞惡。而惟匪人之比乎。道者張元忠之事。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耻也。窟穴既空。書簡畢具。姓名具在。氣節盡頹。風俗之衰。莫此為甚。天下惟精金不變。惟良玉不燼。惟

大廉不污。惟真儒不磷。或變或燼。非精金良玉也。或貪或磷。非大廉真儒也。人豈無真羞惡。今以誘而奪。世豈無真廉耻。今以誘而喪。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。當精擇乎此。然獨為君子。固伯玉之所當耻。而衆醉獨醒。亦屈原之所自見。陛下安可以為細故而忽之耶。先朝李士寧以下祝賤流。招權納勢。朝士曲意交結。多有書尺往還。惟王旦一人無書尺。童貫輩以內侍彊幹為上所信。士大夫爭趨其門。至書姓名于簿。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。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。趨者瀾倒。迄至敗露。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。特依憑假託一黥奴耳。士大夫屈不贊之。驅下交之。固已可羞。今乃與之接杯酒。盡殷勤。通書簡。話情素。亦獨何心哉。陛下涵養人才。惟恐不至。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。陛下又一切涵容之。天覆地載。聖度固自寬弘。而彼獨不愧於心乎。叅之公論。以為淑慝不明。士大夫以身處污穢。而不羞。以孤行



暮夜為得計。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。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為監。凡有  
資緣憑籍由他蹊以進者。擯而斥之。其為厚廉耻。明羞惡者大矣。惟  
陛下實圖利之。

理宗時。司農卿權工部侍郎陳塏上奏曰。臣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  
機。砥礪士大夫之廉耻。使知名義為重。利祿為輕。久去國以恬退聞  
者。召之。久立朝以更迭請者。從之。甘言察悅者。必斥。真情句鬪者。勿  
留。如此。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。四維既張。士大夫難進易退之  
風。當見於聖世。人才幸甚。

權司封郎官許應龍上奏曰。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。不可有所激。尤  
不可有所徇。激則矯枉以過正。故不合乎中。徇則迎合以苟容。又豈  
復有至當之論哉。古之君子。平心以應物。毋固毋我。惟視夫理之如  
何耳。其行己。則中不倚而和不流。其待人。則上不諂而下不瀆。論事

則明辨是非。而不立異以求勝。事上則持順正。救不以訐而為直。外  
不為人之所忌。中不失吾之所守。安見其所謂激。而又孰得以議其  
徇哉。此乃時中之道。士大夫之所當尚也。柰何人無定守。視時變遷。  
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。則假公以濟私。惡常而好異。互相矛盾。不問  
是非。若是者。固不能以成事。而祇見其多事。又見夫徇之可以媒進  
也。則揣摩而求合。阿附以取容。同聲相應。無復可否。若是者。雖不至  
於生事。而必至於誤事。握風俗之樞者。將欲約其偏而歸之中。可不  
示之以好惡。而使之知所趨避哉。仰惟陛下以中正履位。以道德同  
俗。建用皇極。以革偏諛之私。並用才德。以示翕受之公。保合大和。以  
杜分朋植黨之漸。既不使之過於激。復不使之流於徇。可謂得大中  
之道。而明善俗之方矣。然士大夫之心。既不至於激。則必至於和。賢  
和於朝。固帝治之盛。然和而不同。所謂之君子焉。一或苟同。則其弊



復流於徇。是又不可不察也。利害可言也。復恐時好之不合。姦弊當革也。復慮吏強而難制。難從之請。恐有所拂而曲從之。不可行之事。或有所迫而強行之。薦舉則多徇於私。囑予次則或持於兩可。若是之類。皆未免有所徇也。轉而移之。誠不容緩。今陛下不倦於聽納。大臣方切於延訪。以公滅私。屢形於戒飭。用例破法。累見於申明。固未嘗不欲聞正論而明公道也。然作之而未應。倡之而未隨者。何邪。昔人有言曰。人臣事君之常情。不從其令。不從其意。臣願陛下益開衆正。杜絕羣枉。獎端方之士。振委靡之習。使天下昭然知上意之所向。則觀感之下。孰不精白一心。以承休德。在位正直之風。當不愧於羔羊矣。狂瞽之言。冒犯天威。惟陛下赦其愚。

許應龍進抑奔競故事曰。昔慶曆間。輔臣列奏。香手詔謂躁進之塗。宜塞。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。何代無有。在朝廷辨明而進退之。如責

人實效。旌人清節。貪冒者廢之。趨附者抑之。如此。則多士知勸。各生廉退之心。皇祐間。喜惠措紳奔競。仁宗諭近臣曰。恬退守道者。旌擢則躁求者。自當知耻。於是宰相文彥博曰。韓維安於恬退。乞加甄錄。以厚風俗。

臣聞求者予之。不求者不予。此人之所以求也。夫奔競之習。固不能免。特在夫。上之人處之如何耳。爵祿在上。下皆趨而爭之。故名曰奔競。則其弊非在下也。誘之於上。而禁之於下。猶聚蠶而欲去蟻。雖防禁日嚴。亦豈能杜絕之哉。惟當崇尚恬退。不待其求。徑加擢用。公道既明。不可倖得。則人皆勉於為善。以求自見。頭鑽肘刺。既知無益。則奔競之習。不待革而自止。仁祖諭近臣曰。恬退守道者。旌擢則躁求者。知耻。慶曆輔臣亦謂責實效。而旌清節。則多士知勸。此乃清源正本之論。今之奔競。其弊已



極未應任而求辟。無寸功而冒賞。捨法用例。宛轉投授。越權附勢。妄圖榮進。承乏則真。即真未滿。則恩內擢。圖近次則。擢人之關。而勒令改替。百計營求。不進不止。其得者必不肯以僥倖自名。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歎。舉生妄心。耻不若人。何所不至。欲望風俗之厚。不亦難乎。推原其故。雖起於在下者有所求。而亦基於在上者有以遂其求。惟不待求而自予者。有所求而不予。茲實救弊之要術也。蓋中人之性易流。榮進之念。誰獨無之。不求自得。則孰不各安其分。不求不得。亦無惑乎求者之多也。誠使兩遣吾門者。抑之以戒貪進。安於靜退者。薦之以厚風俗。則伺候於王公之門。奔走於形勢之塗者。必皆聞風歛跡。恐為清議之所指目。况敢冒然而求進乎。夫一兔在野。百人逐之。以可求而得也。積肉在市。過者不顧。以求而不可得也。苟皆知不當

得者不容。委小則令。彼之風。忠其難。單矣。惟陛下與大臣圖之。元英宗時。監察御史烏古孫長積以國俗父死。則妻其從母。元弟死。則收其妻。又母死無憂制。遂上奏曰。綱常皆出於天。而不可變。議法之吏。乃言國人不拘此例。諸國人各從本俗。是漢南人當守綱常。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。名曰優之。實則陷之。外若尊之。內實侮之。推其本心。所以待國人者。不若漢南人之厚也。請下禮官有司。及右科進士在朝者。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。皆從禮制。以成列聖未遑之典。明萬世不易之道。



卷之五十五

卷之五十五

三

四



